按遼疏稿

按遼疏稿序

直指武昌熊公按遼之三年既有
南畿衡文之
命届行乃裒其所指陳遼事疏議凡六卷梓之以行以示不肖龍曰其爲我序之余謝不敏葢余甲午丙申之間嘗填撫於遼云迄今且二

十年往矣然而遼之敝則日甚一日也大率數年以來狂虜吮其血稅璫敲其骨貪將朘其髓遼之遺民奄奄氣盡所不瀕於死者一綫耳其瀕於死而卒得以不死則能公救之也公之言曰今之遼極敝矣如大病之人風邪外侵精神內

槁腸胃脈絡皆枯竭而無餘所不絕者絲髮之氣息耳所爲治之法宜外護其風邪內養其元神澤其榮衛實其湊理一切勞形弊精之事勿以擾之夫然後生氣可復而生理可全也故其爲遂大寧以承養生息爲主以捍衛保護爲用其

大者如厚河東之兵防以折奴酋方張之勢如就河西之款議以協拱酋既渙之心如法懦將之逗遛以作其敢戰之氣如懲貪將之科索以息其剝軍之心如脩亭障至一百餘座如築邊墻至六百餘里如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所費皆

以巨萬計皆取諸贖鍰而用之毫
不以千公帑也又其大者遼之積
弊在擣虜巢我之擣巢出其不意
竊其級以冒爵賞虜亦挾其積恨
數深入以肆報復我之擣也所殺
幾何虜不可勝誅也虜之入也盡
其地之所有子女牛馬粟帛席卷

而去尺寸無遺我之出也以一而
虜之入也嘗至三五大入則大利
小入則小利至三五入而內地遂
成甌脫矣公爲盡稽四十年來擣
虜與虜報復之數以
聞曰願後之人以擣巢爲戒無圖近
利而貽實禍也此又拔本塞源室

患存人之第一義也至其他如棄邊地如沒官帑則又據實糾陳無所回隱凡皆人所不能言與不肯言者余嘗謂擔天下之大事者在有卓識有定力有雄文三者缺一不可公於事能即始而見終其評人能望表以知裏如公輸督墨而

尺寸不失也如秦鏡在懸而鬚眉必照也是謂有天下之卓識公舉事計定而即行之謀定而即成之如高山在峙不可撼也如流水赴壑不可遏也是謂有天下之定力公論事必悉其原委論人必模其形似其談事之委曲令人心開意

爽無復遺恨其道人之疾苦令人涕下沾襟不能仰視如雲霞之變幻而無端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不可跡也是謂天下之雄文三者有一於斯亦足以稱雄於天下而公能兼備而各極其至焉其猷爲擅九邊而製作妙天下也公行矣

遼人無計能留公矣然其芳規懿
矩具在地方其格言至論具在簡
策後之人當必有繼公之志而終
公之績者卽謂遼得公而再造可
也且公聲名在世閒清譽在
廟堂不久當登華躋膴晉入九列三
事之班以持衡宇內而造福九有

又豈但區區一遴賓受其賜已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兵部尚

書前協理京營戎政奉

勑總理河道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

撫四川遼東地方提督山東河南

學校長垣李化龍撰

按遼疏稿目錄

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查參馬價疏

除報羨餘疏

邊道擇人疏

查參開原失事疏

請併營伍疏

重海防疏

糾劾將領疏
論哈流兎捷功疏

卷之二
勘覆地界疏
請免商稅疏
論遼左危急疏
籌崩道給由疏
酌東西情勢疏
論捷功異同疏

查叅大勝堡失事疏、
議留賢將疏
免寺馬疏
議增河東兵馬疏、
卷之三
增科額疏
開原道給由疏
議留新舊道臣疏
議屯田修邊疏

申明款議疏
駮兵科疏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催王總兵赴任疏
議覆增兵事宜疏
辭勘邊事疏
亟處貪將疏
催勘𤨏事疏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卷之四

請蠲免疏
查錄理學名臣疏
五駁兵科疏
閱視疏
修邊舉劾疏
劾自在州疏
防建夷疏
查叅長定堡失事疏

六駁兵科疏 七駁兵科揭帖附
留撫鎮疏
催巡撫上任疏
舊撫鎮侵没邊儲疏
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推舉邊道疏
常平倉積穀疏
縱虜内地圍獵疏

請告疏
中協副將患病疏
論援兵疏
再請撫賞疏
再論修屯疏
請停修屯辯撫院疏
再請告疏
復將領冠帶疏
考選軍政疏

卷之六

奏繳新餉疏
營驛窮軍受害疏
謹敘東夷歸疆起貢疏、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覆哈流兎捷功疏
舉兵備疏
舉有司疏
舉將領疏
舉教職疏

舉遷謫疏
舉將領疏
舉將材疏
舉廢閒疏
舉援兵疏
沿途流亡疏

按遼疏稿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熊廷弼謹

題為差官批劄甚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强辯事、先是科臣彭惟城參論輔臣李廷機罪狀內有私通建夷一款、後復單疏摘糾之、而引李惟葵對臣之言以為據、臣意原官原劄具在、情眞事確、廷機於此更復何言、惟有悔罪引咎靜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及臣初九日至山海關接邸報見
廷機辯云止差本官領咨前赴遼東巡撫衙門
會同總兵官商議宣諭奴酋並無徑往夷境字
面爲不説謊噫何其呶呶强辯截取劄内詞語
以欺
皇上而益甚其謊也臣請爲
皇上明言之臣奉
命往按遼東地方事體應得諮問因惟蔡會奉廷機
差往建州必悉彼中情形故延而問之而因及

所以差遣之故惟葵答云葵卑官也應否題
請是否擅往葵皆不知止知奉部批劄親詣奴兒哈
赤營寨宣諭方敢前去今批迴雖繳劄付見存
科臣不知而以葵通夷為可斬是冤葵也臣復
問劄付何以不繳答云此護身符也性命所繫
何敢繳還及臣此
都門衆鄉官鄰送惟葵對衆復投一揭為辯明差
遣事內云禮部給與批劄領咨前去遼東巡撫
衙門會同總兵官選差通官同詣奴兒哈赤等

營寨商議宣諭又云職司女直委差不敢不往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等情據此則劄稱同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字而非徑往夷境字面乎所稱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非廷機擅遣而誰遣乎廷機自知擅遣通夷之罪爲不可贖故抹此差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一段而止云差往遼東以欺

皇上如此而曰臣不說謊誰爲說謊者乎至云議裁車價稍示節制而遏其再增存

中國之體甦貧民之困、似亦未爲不是者、乃其始終不肯認錯而必熬然自以爲是、可嗤抑又甚矣、臣自通州以至出關、凡官吏接見者、無不慼首疾額、以車價爲苦、牛馬頭役、所至數十百人、跪道乞命、至擁轅而不能進、莫不哀訴、往年每車雖費十餘兩、大抵飯食貨物虛擡之數、今自李閣老疏中說定十五兩、夾人知之、務要實銀開發、足色足數、不肯知少分豁、往年車價外常例、大瓣布、不過折銀一二錢、所與者不過一二

夷目其衆夷小鞭布不過折銀七八分耳今大鞭布要銀四五錢小鞭布二三錢不論頭目衆夷一槩橫索往年夷人尚聽解官約束今反爲所制動輙詈言我本不肯進

貢你內邊許我銀子要我進

貢如何又不與我任意踐蹂驛卒而解官坐視不敢言喘往年折馬錢到手便安然隨車前去今折馬之外仍復騎馬又仍於中途吊餓車牛釘磨馬脊百般勒抑人畜被傷者不記其數往年

海西夷人恭順不敢生事今見建夷驕横得利亦比例需索倍踰舊規往年海建貢夷共計不過數百人零星到驛零星打發已不勝苦今多至一千五百人業已三倍又不肯陸續前來每起動至三四百人用車三四十輛牛百數十隻馬三四百匹前起未去後起又來適湊一時無從措辦只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去以免撻辱哭泣之聲達於四境居民[illegible]之淚如雨下嗟乎此何[illegible]機所以示節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明效

大驗也惜其未及親見此等光景耳倘親見之未有不追悔無及愧恨欲死者而且自云不忍小民爲夷人魚肉爲媚於庶人非媚酋也其將誰欺哉推廷機差官之意其初豈不欲蘇驛卒省程費臣忍謂其遂有他腸獨其執拗不通果敢而窒專任胸臆而不顧事體之可行與否以至長猾酋之傲損中國之威重貧卒之困貽長久之憂即廷機亦不圖其遺害殃民一至此也旣已至此猶不悔罪

引咎而必自執以爲是臣不能爲廷機解矣臣
嘗私論廷機心術伎倆或不似賡、敬兩疏劾賡
而不及廷機一語乃印劄明白共見之事尚且
轉換支吾以欺
皇上則凡可以欺
皇上者何所不至其奸僞何必出賡下而臣亦何敢
緘嘿不言成廷機之謀而[illegible]其嘵嘵無休時也
伏惟
聖明電斷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緣係差官批劄甚

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董文明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

查參馬價疏

題為馬價捏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臣奉

命按遼一切兵馬錢糧係臣職掌臣未出

都門即聞該鎮馬價半指撫賞侵欺捏數完銷人

言嘖嘖未知的否迨至廣寧會同遼東代撫臣

趙楫親投一揭為遼鎮年例馬價銀兩事內稱

巳任內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部

發年例通共銀一百五萬三千兩除支銷外其
未用銀一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餘兩見在收
貯臣竊以爲其能爲地方樽節財用而以向者所
聞爲未必然及將原揭逐年逐款細加磨勘中
間情弊種種虛冒殆有不能爲揜解者除二十
七八九年混同作數難以稽查及分守海蓋寧
前開原四道所行清查外謹將分巡一道自三
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收放數目一一查駁爲
皇上言之揭稱三十年部發年例一十一萬九百一

十餘兩內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五千四百餘兩、放給廣寧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四千九百三十一匹、用過前銀訖似矣、至三十一年、揭稱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內分巡道分領銀七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放給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買完馬四千七百一十四匹、用過前銀訖、臣據此查上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多二百一十餘匹、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七千四百七十餘兩、臣不

能爲揖解也然其數未甚懸絕猶可言也三十二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放給廣寧正安正兵等營堡驛買完馬四千七百六十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三十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多一百七十一匹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二萬一千一百六十餘兩三十一年所買馬數比本年尚少四十六匹而開銷銀數反多過一萬三千七百餘兩又不能爲揖解也三十三年揭稱分

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放給廣寧正
兵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三千七百三十匹用
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
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三十
匹而開銷銀數則與上年分毫相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三十四年揭冊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
千七百五兩放給正兵正安等營堡買完馬三
千六百九十七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
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

十二年少一千六十三匹比三十三年少三十三匹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二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楫解也三十五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百三十兩放給廣寧正兵等營哨堡買完馬騾三千六百六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騾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一百五十四匹比三十三年少一百二十四匹比三十四年少九十一匹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三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且相馬估值自十一二兩遞至二十兩不等數月增減原無一定即以數匹之值合之其數已不能相一今查自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馬數參差或千計或百計或數十計而開銷銀數則俱稱六萬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七錢五分分釐不差也不審是何神術能使其數較若畫一如此又不能爲楫解也該部歲發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原爲各邊通融給散非專爲廣寧一道而發也今每年分隸道必分領

八萬一千七百餘兩而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共領者僅僅四分之一說者曰廣寧所屬馬騾多於別道耳及查冊籍廣寧一道馬騾不過一萬九千有餘而合計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屬馬騾不下三萬三千匹殆一倍於廣寧矣而分發獨如此其少何也且以買補之數比而計之三十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九百三十一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三百七十三匹三十一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一十四匹而

分守四道則共止二千二百六十六匹、三十二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六十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八百四十一匹、三十三年、分巡道買補三千七百三十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二百五十匹、三十四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九十七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六百五十三匹、三十五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六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四十四匹、豈四道之馬盡長生、而該道之馬獨善死耶、又不能為楫

解也說者又曰每馬一匹內扣子銀數兩充爲
撫賞以故俵買不堪易於倒損耳及揭查分守
四道所開馬價少者十一二兩多不過十四五
兩而分巡道所開馬價計筭約十七八兩似又
未嘗多扣子銀者豈價愈高者而斃愈速耶又
不能爲得解也說者又曰廣寧市大而用繁撫
賞之費皆取給於馬價故開銷不得不多耳夫
寧開各道不皆有市賞乎如寧前當一面之虜
甚爲撫賞所窘每年分領年例多不過萬兩少

則數千兩、猶能就中騰那、勉爲措處、內不失馬務、外不啓戎心、非另有撫夷銀兩也、今廣寧亦當一面之衝、如三十二三等年、除買馬開銷外、又另開銷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給買撫夷貨物矣、此於買馬數內、毫不相涉者、則因祁子銀馬易倒損之說、廣寧又不得藉之以爲詞矣、使四道而盡如此、每年所領年例、尚不足抵買貨物之一半、其[illegible][illegible]馬耶、况揭查廣寧道二十七八九年、給買撫夷貨物、共用過銀一萬三

千六百餘兩是歲止銀四千五百餘兩也乃三十二三年用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兩三十四年用至一萬三百餘兩三十五年又減至八千五百餘兩夫虜固無厭矣第其講賞增賞逐年逐次亦自有漸未有忽焉而加至萬餘忽焉而減至數千者也又不能爲楫解也夫廣寧馬匹非有加於各道也買補價值非有扣留子銀如各道之多也虜各處其一面其求索撫賞又非廉於各道而貪於廣寧也通計九年年例分巡一

道獨領六十九萬五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不過一萬四千有餘分守四道共止領三十五萬七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反多至一十一萬八千有餘抑何其霄壤懸絕若此其甚也向非四道苦心節省不審楫亦何所藉手

奏報以塗人耳目爲甚且分領數目又何以獨多於廣寧而少於各道也其心以爲此銀而聚發之於各道則市貨在彼開銷在彼動用不便於文移隔別又難於意揆吾唯付之廣寧則廣庫

猶吾私儲、監庫官猶吾司籥而該道同居一城狎處習見顔情稔熟聲氣串聯可以朝夕恣吾所取而無不如意者是以有所給發而監庫必爲之扣留羨餘有所動支而該道必爲之掜數完繳上下通同日久弊熟有無多寡任情唱報而孰意處處鎔隙節節破綻留此一段以待臣之摘發豈非利令智昏而天奪之鑒耶臣查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

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以
至今日至累該部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已
非長策矣藉令當事者潔已奉公選擇清謹委
官務買中式貨物與夷貿易夷既愛吾之貨必
肯多作價而利息自饒我亦自恃其貨則擇貴
由我而馬多精壯豈不市馬撫賞一舉兩得補
偏救敝猶可支持而無如奈何任非其人則
是開肥已媚人肆行侵盜貨物而[illegible]苟必护
二千則子銀未及充賞而先已充囊給馬戶而

稱兌必除秤頭則市口之價未交而市心先饜委官因而效尤復從中尅減而所買之貨竟濫惡而不堪馬戶得以藉口亦就裏侵漁而所換之馬盡老弱而無用及其發之營路驗之而不收唯恐得罪驗而收之則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一軍之馬歲歲更以爲常一軍之餉歲賠樁而不足馬旣以倒損之衆而營伍日覺其空虛價復以買補之多而錢糧愈加其匱缺夫如是軍安得不疲馬安得不

折遼鎮安得不壞而三面之虜安得不睥睨而

狂逞與言及此猖之罪可勝數哉夫撫臣專治

一鎮內調衆情外拊諸虜軍興浩繁費所難免

自應悉其出入而不問臣豈敢律之以寒素要

於張設布置各有云爲總期濟事未聞有攫之

以入已而因之以壞邊如猖之所爲者況當

餉之一分一文愛惜宜加

明例森嚴沿海沿邊十數猖既已投揭到臣覺察

其弊而猶容隱不言以負

皇上之任使而自溺其職掌臣之所不敢也伏乞
聖明嚴行查勘如果侵欺情真照例議處以爲邊撫
虛冒者之戒廣寧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才華
議論非不可觀而人品操持實多可議臣姑置
不論第就此馬價一節經管將及三年呈報又
出其手不知而朦朧混造已干失察之條知之
而將同作奸憑與本罪同論況分領既以屬巳
是謂有司者存而侵用豈得由人自取故縱之
咎且不惟容之弗阻也而又爲之暗暗開銷不

惟匿之不舉也而又爲之明明
奏繳平日既以阿承而陷人於不義臨時復爲虛
挸而罔
上以行私苟非染指之亦深安肯倒身而不顧此一
臣者似應先行降調俟查勘之後併前任經手
各官有無通同侵欺情弊不妨再行議處者也
至於
國家市馬一節非徒藉此以買戎心其實亦欲以
我無用易彼有用使彼野無留良而我廄皆上

駟明於款夷之中而默寓損夷之術其意亦甚微矣自馬價侵費貨物濫惡買馬各役又皆圖賤省利專買一等老病瘦弱之物以希搪塞而精壯膘肥者牽至市口反皆退回而不受非該鎮道將皆言之臣頗駭異噫此等事體祇以自欺自損而取笑於夷狄耳尤乞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衙門以後發到馬價務要選委得人買貨中式揀易好馬足備戰陣之用而無失開市之初意其分發各道銀兩亦要酌量馬

匹之盈縮地方之緩急撫賞之多寡通融散給而無俾有此饒彼瘠之歎臣又查得上次閱冊止有分守海蓋寧前開原四道將馬價收支數目造入八事款內而分巡一道獨無此項顯是畏臣衙門查出情弊故此隱漏不敢送閱且此等錢糧既經該部逐年題發亦應逐年完繳方得清楚似此年久數多何弊不生何奸不作除過閱視年分該道造冊務照四道事體盡數送查外該衙門仍於每年年終分別管收除在造

冊

奏繳併報部查庶錢糧不致冒破而馬政有賴矣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馬價挽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奉

聖旨馬價關係邊儲這所奏該部便看了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

除報羨餘疏

題為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勅計臣亟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

事臣聞爲邊設軍爲軍設餉今夷虜縱橫戎行单敝所患苦者獨無軍耳未有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者獨無餉耳未有有餉而故扣留作羨不爲補軍之用者有之自遼鎮餉司始臣自入遼境所至城堡營哨軍疲馬瘦無不失額始半者軍民控訴咸謂自報羨餘以來

原額軍馬每有勾募呈送餉司餉司必以三十一年經制爲辭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及查三十一年經制爲誰所定則前餉司王之都而三十一年支放數目則王愛任內事也噫愛之數目會是以爲經制乎愛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希圖保薦獵進官階遂長扣尅之風而貽邊陲之害至今論者無不恨愛爲作俑之都不爲釐正顧反准其數目以爲經制且又不會院道公同酌議第據該年十二月

見支糧料軍馬爲數彼時各城堡營哨孳而補完收入額內其將領中軍等官闒茸偷安不即報補者一切置之額外甚至以三十二三四等年曾經下手餉司收補食糧者二千餘名亦徑自截落不爲收入夫爲是經制者又何其草草也豈謂不限以經制而羨餘無定數不準受以爲經制而羨餘不得取盈於數乎不知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羨餘也京運銀兩如數出入稱兌苟平安所得羨軍馬糧料計口計日數適相當

又安所得羨即原科糧料或稍羨餘然查本鎮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俱於舊餉逃故銀內通融支給而原題本鎮商稅公費等銀歸之稅監兩次增派標鹽旋開旋止即此勉強湊處尚不能以原科之稍餘應新增之不足而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致此將謂歸放之扣還而歲不過得銀三數千金將謂本色之多

搭而歲不過省銀千餘金非天降非地出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自經制一定拘之以額而不得多補限之以年而不得前補軍利於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不逃據此術也以往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顧如遼何如遼何

京師東控倭北扼虜置軍非為遼也無遼則

京師不支無軍則遼不支補軍非為存遼也臣試

以遼之形勢利害與該部討之他鎮有邊有腹
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
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餘里該部以爲
兵少可支乎他鎮皆一面對虜而遼不但三面
對虜自舊遼陽失後虜插入而巢穴其中竟分
遼爲兩斷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
又各以三面對虜矣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他
鎮有邊墻遼獨與虜楼壤而處出入無時無峻
嶺重關以爲限隔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由是

觀之即使十里一營五里一堡猶不足以守禦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矧曰不補乎自軍一不補而我益弱虜益肆索地則予地散参價則與参價挾撫賞則添撫賞搶男婦生畜則委以男婦生畜歲所奉虜之費與所扣之羨餘臣又試與該部計算孰多孰少乎而又以其所撤以資

敵國斷

京師之左臂以爲

君父心腹憂此何等利害而該部尚得扣餉不顧乎該部不過曰該鎮陸續增兵未嘗不補見支糧者八萬有奇雖不及原額而律以十九年之經制未嘗多減也不知新增之數爲地方首務今衝昔夷今險者而設自與額軍地方各不相貸非謂增彼而遂可減此也新舊合筭雖得八萬而單論原額軍減十三馬減十五以

國初之强盛值胡運之衰殘夫豈無見而濫設若是者該部必欲去兵於營伍彫零虜衆强盛之

曰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逃故銀兩已
聽新增通融支給若復補軍餉且不繼而不知
所報羨餘原在通融外也以缺軍之餉補缺額
之軍不必分外議增煩部另處而必拘拘焉留
擬羨餘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羨由餉
司自報本部非有所取必也所報之羨近已存
爲該鎮之用未嘗扣留京運以短歲額也不知
經制定而羨額亦定賞格定而罰格亦定雖有
賢者心非報羨不得不狗於經制而有羨心耻

王愛之賞不得不以無羨之故而懼罰誰敢於
經制之外動支收補以自取咎京運雖未扣留
而實則隂指存剩征期不發即如今年年例該
銀五十二萬餘兩歲且暮矣尚欠三十六七萬
而去年年例尚欠二三萬無扣留之名而有其
實計屈於理財而借此一法以緩年例之給偷
目睫之安又臣之所未曉也臣嘗見諸臣論及
該部錢糧者該部不憚言各邊增餉太多則藉
口兵部不汰冗濫今遼鎮逐年所增糧料俱於

本鎮通融奏給不以增餉累部矣只此不補逃故一法將全鎮軍馬消磨殆盡不待兵部沙汰矣以一歲言之旣通融六七萬以啓餉司苛求之端以二歲言之復報羨二十餘萬以斷軍馬收補之路即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止六年之間總計通融羨餘二項已爲該部賸剩六七十萬不爲不多矣斯亦遼鎮剥削至極而該部意欲厭厭之時也必由其道而不變一二三年後遼豈復有軍而

國家豈復有遼哉無遼而該部之罪又可勝贖哉

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亟去羨餘敝規以後考覈司官但查任內收支數目有無清楚以定優劣不當以報羨爲賢不報爲否苟能收軍足額軍與餉兩無虧缺者即註上考其或踵襲故套仍報羨餘收補留難致虧軍額者下考考之該部毋執成心有所容庇除見在餉司任內存剩銀兩门二十五年以後已經臣移手本查即收餉開欄舛踵

前非以貽邊患外其該鎮逃倒軍馬聽督撫各
道備查各城堡營哨原額若干新增若干即今
逃倒若干斟酌緩急定爲多寡極衝邊堡量與
增加呈補到部即收毋拘遠年近額所補軍馬
糧料第適合於京運數目不必別議增添仍於
原題餉內如商稅公費歸之稅監者還之餉部
標鹽仍舊開派照三十一二年事例聽商人在
京納銀解赴邊鎮如以事體有礙難行該部作
何議處補給其逃倒加添及各項不敷銀兩應

該部發者隨年例併發主客年例正項多方經
理務以時轉運不至愆期則餉司無俟苛求餉
不加益而兵自日充是補軍以存遼存遼以存
京師今日第一議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敕計臣亟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戶部覆奉

聖旨是

邊道擇人疏

題爲衝邊道臣得人爲亟乞

勑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之寄事臣惟遼東所以

外禦虜衆內護

神京者惟此二三道臣是賴而分巡駐劄廣寧與撫

臣共鎮一切軍馬錢糧夷情兵機無小無大無

不朝夕討議而參酌之得其人則相與有成而

遼與其耕不得其人則相率俱敗而遼受其害

其關係爲尤重苟非有憂

國奉公之忿牧民馭衆之才而其識又沉卓其執持又堅定而不亂者未有能勝其任者也往者撫臣趙楫以昏悖主張於上道臣郝大猷以庸劣唯諾於下一股宜行如狂如醉所以節節錯謬事事弄壞如奴酋之挾盟也楫使吳希漢往會而謝守道力沮之大猷則為楫作說客假查邊為名親至鎮邊勸令放行而歃血一盟

國體為之永辱宰酋之求賞也楫使于守志誘殺而石兵道力持之大猷則為楫作替其齎本官牌

行事親至開原舍巳芸人而事機一洩虜恨從此益深楫欲以馬價送人而大猷則指稱買馬不難以四千金爲一紙之案楫欲以撫賞賂虜而大猷則任其虛冒不難歳增萬金爲常獻之規至於地界一節業巳

命臣往勘而大猷奉楫私遣會同遼陽開原兩道欲先定一基趾藉非兩道不肯通行而大猷人忙忙東出矣呼東則東呼西則西甘以其身作牛馬走而不惜夫夫也以邊儲轉邊道由寧前調

廣寧固吏部向所推爲邊才者也而行逕若此一厮隸徒役之人當之矣邊才曷足貴哉邇來該部通不留意人才念惜邊方徒知爲人擇地而不知以人苦地徒知舊衙門之體面當顧而不知邊方之要害可虞即如會推巡撫時大猷姓名出自袖中列之单上非臺臣即時駁去今且高牙大纛而儼然開府其貽害於遼又不知爲何如者大猷已因馬價爲臣所劾豈府再汙臣筆特略舉一二以見邊才之作用如此推用

邊才之効驗如彼邊臣既不肯爲
陛下慎固封守徒以疆埸僥倖而該部又不肯爲
陛下選用賢能輕付重地於不肖人之手而壞
陛下之邊事以至彫殘破碎有如今日者非獨邊臣
過亦該部過也今軍馬消耗者亟應整頓錢糧
蠹蝕者亟應清理軍民逃困者亟應拊恤夷虜
驕悍者亟應駕馭將吏剝削者亟應彈壓必得
如臣所前稱其人者與撫鎮同心商量協力幹
辦方於地方有濟伏乞

勑下吏部愼選各衙門有才望者推用一人以充其
任仍應通行以後九邊兵備員缺一體簡選併
查照先臣高拱
題准議處邊才事例預爲儲畜次第取用使臨時
不致有乏人之歎抑臣又聞之越三丈之谿者
金帛誘之而怯不敢動猛虎迫之而過之言激勵
之權罰甚于賞也
國家待邊道給由大閱俱得加陞二級居官三年
當腹裏九年之任其賞不爲不厚矣舊例地方

失事道臣併與其罰蓋爲其有治兵之責平時不能操練軍馬修整邊險有警不能收斂人畜相機調度因循怠忽以致失事非謂其身不從行陣力不能堵截而遂可寬之無罪也近以報邊有礙免行罰處此誠一時補偏救弊之權然此例一開人皆利其有賞而無罰莫不心存僥倖一遇邊缺攘臂而取之而及其到任則悠悠然秦越是視竟不問軍馬錢糧爲何事器械兵機爲何物玩日愒月坐待超轉任教地方失事

而與我不相干涉也誰復兢兢策勵爲
陛下了邊事者長仕途奔兢之風開邊臣推卸之路
臣竊以爲不可如第恐溺職邊事而已但使法
令必行道臣容匿而督撫按舉之則治道臣之
罪督撫容匿而按臣舉之則治督撫之罪按臣
容匿而部院科道舉之則治按臣之罪夫人誰
不愛官誰肯爲人容匿而自甘罪譴自不憂於
溺職也臣敢以此激勵邊臣而併及之如果所
言不謬併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使賞罰並行不悖人無茍且之
心而各盡捍禦之力邊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
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衝邊道臣得人爲亟乞
勑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陳仲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奉

聖旨是

查參開原失事疏

題爲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隱情瞞報謹據實
查參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先是臣未出
都門卽聞遼東開原地方自本年八月二十八日
至九月初二等日北虜宰賽氏犯直至開原城
下參將李如楠畏縮不出收保殺掠男婦生畜
無算遊至月餘並不見有塘報及該撫參
疏臣是以出關受代之明日卽行開原道併安

欒州查報及臣至廣寧方接舊撫臣趙楫揭帖
止據李如楠開報人畜不過百餘疑有隱漏情
弊臣是以復行該道嚴查盡報去後今據開原
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稱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蒙臣憲牌爲嚴
查邊情事備行本道即便親詣賊經地方嚴查
各起進犯達賊實計若干進深長闊地里若干
于何日時出境攻毀鋪臺關廂及虜去人畜各
若干燒燬房屋馱去糧石各若干併該路失事

員役逐一細查明白限文到三日内詳悉揭報以憑施行蒙此案照先准原任開原叅將李如楠會稿内稱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九月初二日共被達賊砍射死軍徒六名官馬三匹屯寨男子七名擄去軍八名官馬六匹屯寨并經行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馬牛驢一百三匹隻頭備開姓名數目移由過送到道已經本道先行稟報督撫按院訖仍行安樂州知州王家僎密加查訪去後續據知州王家僎查出八月二十

八日隱溺下斫射死屯寨男婦十一名口虜去屯寨并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垛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爲前事備行本道即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潰衍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佩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
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
據知州王家佩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
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
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
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
罪愆、代為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
未指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
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

四十騎馳驟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
廢閑參將曹文煥率領家丁十餘騎渡河而南
職見人馬甚少恐賊兵圍繞而來不便於本官
時參將李如楠帶領兵馬在西關外樹林中劄
營止留兩隊兵馬約三十餘騎在西南城角護
堵城池卑職諭令如楠移趨河南爲文煥應援
之勢如楠不肯前徃卑職用箭欲射始移至河
岸而止前賊河南搶畢撤兵西去如楠見得南
邊連放起火三次知是鐵嶺中固應援兵到方

纔引兵而卻復又數十達賊徑衝西關當有本州吏目廳字識任壽父子三人及同鄉四名用箭抵敵未得進入又有數騎復奔曹家園門被家人曹達子等三名抵回俄有數十騎躍馬直奔北城甲職見得北城無人把守馳馬而北本道已預差中軍胡一中率領義兵各門防堵甲職仍復策馬巡城而[illegible][illegible]賊又入孔家園內下馬入犀將義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弁午一隻鎗一口虜去甲職任城為之扼腕頓足無能奈之何也

此等情狀皆職與闔學諸生所共見者敢有一字虛揑等情緣由幷開隱漏男婦姓名及馬牛驢數目申報到道據此看得八月二十八日達賊八百餘騎從古城堡地方以辰時入以酉時出九月初二日達賊三千餘騎從慶雲關門臺以辰時入以申時出五日之內連犯二次參將李如楠名雖出兵實未見一矢相加遺賊之狂逞長驅而去也誰司師中而令若是至於通同隱匿所報之數十不及三蓋統禆故智不敢戰

而敢隱殊可痛恨本官雖經前撫院叅
題革任但失事重大恐未盡法其備守等官亦應
分別究處緣由到臣復據安樂州知州王家儀
申報相同據此爲照叅將領兵以扞一方義與
信地人民共爲生死李如楠平時不設守備有
警不行堵截致虜長驅直抵城下殺掠男婦六
百餘人生畜稱是墩臺民房穀堆焚毀無數又
復隱匿不報十漏其八而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至於當日臨敵畏避情狀尤爲可恨初虜衆入

搶如楠恐怖不敢出不得已爲該道所催督引兵出城駐於近關而止不敢遠也及虜以數十騎南搶相去咫尺而如楠又匿於林中不敢出不得已爲該州所引射移兵稍南亦駐至河岸而止不敢與虜遇也閑將曹文煥以十數家丁赴賊而如楠不敢援河南男啼女泣聲動天地而如楠不敢救虜騎數十衝西關爲字識六七人所拒衝曹家園爲曹達子三人所拒而如楠坐擁二千人以自衛終不敢一逆其顏行何畏

虜之甚一至此夫既失之於前亦宜警備於後矣又復不誠而致有九月初二日之搶其所殺掠與二十八日同一傷慘遂使

朝廷數百年休養之赤子膏血塗於草野身產沒於虜廷兒女被汚生死永歎買辦公及此恨不即手刃如楠以雪六百餘人之憤而前撫趙楫徐奈何以其為李成梁之愛壻不惜以歸去之人似宜人之意止據本弁手帖以為證驗而遂欲脫其罪之蒜耶參照原任開原參將鐵嶺

衛署都指揮僉事李如楠倚勢驕橫臨敵畏縮問誰收斂人畜而殺虜竟以千餘問誰相機堵剿而加遺終無一矢退避自有常律隱漏特其餘情慶雲堡備禦賈承武兵馬雖弱履任雖新而一日業乎其官自一日難逭其責至於該道副使石九奏既有詰戎之司應與失事之罰近該臣選擇道臣一疏方議道將同罪以專責成豈肯食言而爲假貸但查本官以誠信附夷撫鎮必欲圖處而不聽以實心治旅該將有所倚

恃而不從今日之事自有任其咎者况查勘精
嚴臣牌未至之先早已多方密察盡數登報不
在同罰之限似應免究若扶同隱匿如趙桐李
成梁者見有地界馬價事情從重勘結此可置
勿論也伏乞
乾斷痛懲邊臣之弊亟
勑兵部議覆將李如楠賈承武行臣衙門再加查勘
依律從重分別究處使邊將不敢偷生畏死而
邊民不致橫被殺虜則生靈幸甚疆場幸甚至

於宰僧犯搶一節始因舊撫鎮以誘處而開其釁端繼因李如楠以畏避而長其驁驁今其志益驕其熖益熾近復沿河住牧近我邊地而其謀益叵測開原蓋岌岌矣剿之則無以爲實撫之則無以爲名陽撫而陰剿之則彼不肯再墮吾術而處於不剿不撫之間思閉關以謝之則彼又日來擾我邊鄙恐復有二十八日事而我又復無關之可閉爲今之計使不商量一法以待之而徒因其難處姑徐徐云爾使邊民無息

肩之曰臣實未見其可臣嘗伏而思之宰僧狂逞殺我邊官掠我人口一罪未了一罪復增若不處此賊何以號令九夷而震

中國之威武興師問罪以彰

天討此今日之法也我

中國所以控馭夷狄者惟此大信宰僧業已輕身入我境內與我邊官馬上對飲傾附無疑而欲於杯酒間殺之即殺一宰僧而九邊之為宰僧者寧可盡殺必且疑撫賞為鴆毒皆得以不信

問我而因以叛我棄信殺降漢過已先矣宰酋處此豈得無辭此今日之情也奴酋奸狡不測日以子女財物勾誘西虜以制我而圖北關所不即併北關者徒以宰酋爲北關婿耳宰酋於奴酋有宿隙近雖受其婚姻而心未嘗不恐其圖己也若必急宰酋以速東夷孤兒之交而孤北關輔車之勢異日遼患益不可支此今日之勢也虜以受賞爲美名以不斷

中國路爲厚實往宰酋殺備禦後旋託北關叩關

悔罪昨該道對臣言寧酋近復託北關來說若肯與賞情願送還虜去人口此其情僞固未可知但使眞情肯還人口何惜數百金不以贖數百口生靈使完故土而彰

皇上好生之德況講求在彼于體未失尚可收拾此又今日之機也法能行則加之以法情可原則寬之以情勢可慮則當權其勢機可用則當就其機臣謹略具彼中情形爲此四說以俟

廟堂之斟酌而竊附之以兩言待漢法不得不嚴不

處李如楠革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
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至酋則東西糾合益
堅而爲邊境之深憂其言似怯懦似無能而第
求有當於情實伏惟
聖明裁擇
勑該部而議處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隱情溷報謹

據實查叅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請併營伍疏

題爲併冗營設眞將以肅重鎭軍威事先該呂廷弼照得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營委用閑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且以三軍之衆寄一無干之人軍視官爲贅疣官自視爲傳舍一旦有事無論軍士不爲將領用命而遵其紀律即將領肯爲疆埸出力而致其軀命乎況官多既易於推諉哨繁益覺其勢分

殊非事宜相應歸併隨用手本移會鎮守遼東
總兵杜松煩爲查酌營伍作何改併軍兵作何
分配擬議妥確前來以憑會
題去後續准總兵杜松手本回稱准此行間又准
巡撫李都御史手本照得古者大國三軍郎
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
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何爲者耶且各營將
領盡用廢閑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又
何爲者耶夫營多則分門割户聯屬之意日衰

官亢則頭會箕斂剝削之風日熾而況廢閑之將不足以壓服人心驕悍之軍且因而劫挾其上體統不尊何以頤指而氣使耳目易亂安能禦侮而折衝蚤夜思之有不任其心寒而股慄也者備用手本移會到鎮煩將前正兵十營酌議歸併改爲二營或三營以遊擊官員統掘兵馬有無便宜希議明妥前來以憑會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標下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呈蒙本鎮信牌遵依查得廣寧正兵前鋒兵馬

先於萬曆二十五年蒙前巡撫李都御史題議分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每營軍丁三千名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左右翼營俱奉
欽依見任遊擊正兵營以坐營中軍各統攝俱隸鎮守總督主帥至二十九年蒙前撫鎮會行仍照先年舊設哨探裏外家丁選鋒火器十營將左右翼營見任遊擊裁革以廢閑將領都司十員分管并設中軍八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二員又撥夜及廣寧左等遊兵等哨千總十員把

總十八員募兵家丁千總四員共計八十二員

除先將選鋒前後二營兵馬題

准以見任遊擊一員管領塡實戚家營兵二營閑將

二員幷哨探火器二營閑將二員中軍千把總

八員共一十二員俱已裁革外見在營哨閑將

中軍千把總共仍有七十員夫官旣多設軍必

多占十羊九牧之影射一柄兩持之紛紜平居

則私役而操練不勤遇警則渙散而戰陣罔賴

權出多門事難專責且用之閑將而官已經乎

廢棄軍未免於輕視又安望其振戎禦虜哉今議改併營伍誠齊衆志聯羣心肅軍紀壯兵威之良法美意也合無將前項見在六營并允設中軍千把總量行裁減仍復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正兵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軍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撥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屬標下中軍統攝原委小中軍一員設千總四員把總八員管理其

左翼右翼每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名軍士一千名共三千名題添遊擊一員統攝并設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管理仍有走差塘報守臺種田等項雜流軍士盡數查併一哨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稽查外逃故家丁一千七名勾補正兵營家丁數內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勾補雜流哨內請糧收操至於將官廪糧公費相應悉照先年成議查給以為養廉之資其總鎮隨任員漢夷丁前在薊鎮食糧者八百一

十三名內給假回籍二百一十三名、仍候至遼之日、與預來見在六百名原委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管領、不在三營之內、即今歸併、實爲妥便等因具呈到鎮、據此、看得正兵原設十營將官并中軍千把總八十二員內、除預已裁改將官四員中軍千把總八員不計外、今見在六營廢閑將官六員、中軍千把總六十四員人數既多、未免賢愚混雜、是以官多不惜名節、任意科尅、因循日久、漸生弊端、以致營伍廢弛今議歸併、

仍復正兵坐營中軍一員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降夷降倭撥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左翼營遊擊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右翼營遊擊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外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見在走差塘撥守營等項有無馬雜流軍士一千三百五十七名逃故家丁一千七名俱

正兵營勾補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俱雜流

哨勾補本鎮內兵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不在三

營之內再照九邊設將統兵俱奉

欽依賜

勑以專責任以重事權未有以廢閑將領委管營務而可行專任之事者不惟軍心不服而戰守何賴今擬歸併則裁黜閑將六員中軍千把總二十九員以免十羊九牧之擾又振三軍積弱之氣揆之事體尤爲卽之人情稱快至於正兵營

兵馬、仍以標下坐營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兼管、仍照兩翼營事體相同、合用將官二員、聽兵部循資推用其三營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以便責成公費廩給薪紅等項悉照先年成議酌處等因回復到臣准此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

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同知杜松議照廣寧兵馬先年原分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營誠爲有見乃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止七矣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哨探火器二閑將而六將仍存體統猶未正事權猶未一也是可因仍苟且而憚一歸併之艱乎今臣等會議妥當合無將廣寧營兵查照二十五年事例仍併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以便

統轄其正兵營撥見在馬步家丁降夷降倭撥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即以坐營中軍統領仍設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其左翼右翼二營各撥見在馬步家丁軍士三千名以

欽依見任遊擊二員統領仍各設小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外有見在走差塘撥守臺等項雜流軍士馬步一千三百五十七名仍以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在於逃故家

丁一千七名聽正兵營勾補逃故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聽雜流哨勾補夫營成犄角壯熊羆貔虎之威將用
欽依除徇苟蠅營之弊而況冗員革去行伍益清廣鎮軍容庶幾其可觀乎再照鎮臣內兵千把總三員原不在三營之內聽鎮臣自行委用其各營小中軍千把總及雜流哨千把總俱聽臣等查選廉勇官委用新添遊擊二員公費槩薪等項亦聽臣等查照先年成議酌處支給外查得

坐營中軍崔吉原任遊擊先該兵部於萬曆三
十四年九月內題覆降起都司僉書管遼東鎮
守標下坐營中軍遊擊將軍事今已歷俸二年
以上正薦六次似應量復遊擊仍管標下坐營
中軍事與左翼右翼二營遊擊俱聽兵部議推
請
旨簡用其三營
勑書
符驗旗牌應否照例

請給非臣等所得專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

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併冗營設買將以肅重

鎮軍威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夏

國賓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重海防疏

題爲勢帥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夷事今西北防虜東南防倭邊防海防兩者並重顧邊防之難難在虜而海防之難難在

中國往時

中國之難難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難難在防海之官軍自

國家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在在置戍所招蛋戶島人漁丁賈豎以至無賴惡少之輩皆得衣食於縣官而此輩慣走海上如平地旣習知遠夷財寶之饒又有器械以藉之餱糧以嬴之戰艦以資之而又有主將之資本以爲營運出入之印票以爲符驗關津不敢阻有司不敢詰經年錙月出沒於海島之間而爲主將者第日持籌而筭市舶之多寡以厚囊橐出其餘輩送長安貴人以爲夤緣鑽刺之具如鎮守山東防海副總

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其人者臣不能不爲之痛恨也臣去年冬以勘疆事至鎮江時先已有向臣言及海兵生事者臣固習聞此弊不以爲意及臣纔入公署忽有中江商民百數十人控訴於臣者已而復有朝鮮國義州府尹韓得遠申詳於臣者在商民控訴大端謂兩年以來外洋海船裝載貨物絡繹不絶派報

皇稅逼勒各行強栽貨物一不應承輒以兵器恐其後以致商民不得買賣稅銀無從辦納在朝鮮

申詳大端謂有等棍徒潛應麗人付貨要參侵虐萬端或勒賣房屋或殺散人居搪突衙門詈罵備至甚至易換麗服混入遞東及被獲解還則又掜賴搶奪蒙訴勒追必至蕩產後已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當委都司嚴一魁督同吳宗道前往地名汪家灘查勘果獲登萊虎船三隻水兵捕盜魏忠等三十三人貨物約銀千餘兩發行者十八寄頓吳宗道衙內者十二令票三張皆總鎮印號硃標九月十四日皆小汛將畢

時事問何籍貫則皆以浙江人充登萊副總兵標下水兵為吳有孚所差問誰押貨則伊親馬英為吳有孚表弟吳宗道外孫從宗道衙內拏出問船幾何則兩年陸續到鎮江旅順金復及海外各島者約三四十隻不等俱有孚家人梁貴鄭三等捕盜盧中信熊德等往來興販問何發賣則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鮮商人取值而暗以其半同吳宗道所收朝人為家丁者變麗服乘遼船潛往鐵山別東大張各島換買

貂參等物問誰資本則出自吳有孚而吳宗道
則其窩頓地主也有是哉為
陛下海防者而反海防之務壞乎夫吳有孚者故相
朱賡之兒女親家也吳宗道則有孚之叔而賡
之親家尊屬也賡數年來竊權弄柄引用私人
與執政則為執政與卿二巡撫則為卿二巡撫
與京堂臺省則為京堂臺省其何有於武弁九
邊將帥或以賄賂或以鄉里大半出其門下又
何有於總兵遊擊而不以予親家及親家之尊

屬則吳有孚之以統綹登壇吳宗道之以自丁

領

勑也亦屢爵人之常事無足深怪顧獨怪吳有孚等

亦遂恃與援而不畏

明例知有親輔而不知有

皇上盜用

皇上之兵於海上以奪

皇上之利權虧

皇上之稅課害

皇上之商民虐

皇上之屬國奸闌出入藐無忌憚一至此其極也且非徒如是而已也嘉靖時東南萬餘里被倭患者十數年其初亦起於海賈奸商支逝島夷欺負番貨以起兵端而其後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遂相率而從之以爲嚮道於是汪五峰徐碧溪之徒皆以華人稱王海島焚劫殺掠至不忍言今之水兵故所稱奸頑嗜利而貧窘避徭賦者也約束之猶恐其肆又縱遣焉以通於

島夷而長外交內訌之弊為一彼此構釁復起兵端如往時而其中有鷙然者如江五峰者流習知我兵單匱乘機取利用我之器械以攻我因我之戰艦以乘我其舉事不更便而其為患不更烈哉臣日來批閱公文見三十五年閏六月內一件朝鮮節制使柳旲狀稱是年閏六月初三日有異樣大船二隻自西洋來又二隻自南洋來相會一處揚帆放砲搜捉麗船而是日木塲又有異樣大船二隻擄去麗船及裝載雜

物是月初八日又有異樣大船三隻自外洋直向戎島夜襲麗船爲朝鮮官兵所擊殺死賊十九名餘船脫走而椥旻韓效業兩節制使亦皆被傷及查衣服文書則係

中國人物又是月朝鮮國王咨稱異樣大船一隻自外洋來揚旗鳴金追赶麗船不意落淺爲麗兵所獲者十九人問之皆原籍浙江軍兵人數及查船所裝載則皆銃砲刀筅鳥槍火藥諸器與青藍布疋雜色貨物由是槪之皆嚮者捕盜

魏忠等之類也在境內則爲商賈猶以買賣爲
名在境外則爲賊盜專以虜掠爲事逢船則搶
遇人則殺剽劫島嶼莫敢誰何一月之間連犯
數次蓋朝鮮受水兵之害亦極矣然事
中國甚謹獲其人不敢殺往往資給送還以聽處
分而當事者秦越人視之或以閒冗事體置不
問如所稱前件者大都苟且完事而不以法一
究之以故此輩益無忌憚縱横出入唯其所往
而無不獲利然則海上之禍又何可勝言哉臣

謂欲備倭患則海防必不可不嚴欲嚴海防則水兵必不可不戢欲戢水兵則防海之將必不可不重繩之以法㝠有乎以姻緣得官爲臺省所論劾而吳宗道起家貲備鬻冒將領剝削之狀單揭非一臣皆不具論而專指此一事以伸

違

禁下海之法使沿海諸將知此法之必行而吾乃不可縱軍囨利以身試三尺也庶海防其少濟乎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覆

請將山東副總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俱行革

任內吳有孚仍行臣衙門提勘依律重究以爲

勢帥貪肆者之戒仍乞

諭令該省巡撫嚴加約束防海官軍不得越擾異國

引惹番釁以時出哨大汛小汛各照限準不得

經年在外長爲賊盜併通行直浙閩廣沿海地

方一體遵行則海防幸甚臣愚幸甚緣係勢帥

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衅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吳有孚革了任行巡按御史提了問吳宗道

革任聽勘衆不敘用以後沿海將官再有違禁縱

放軍兵越境生事的、都參來從重擬罪、

糾劾將領疏

題爲糾劾貪肆將領併議䟽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該臣廷弼會同廵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照得遼左故稱雄鎮近來單㪺不支皆由將官剋削軍餉軍士無食饑困流散以至於此然而將官剋削亦有其故葢遼鎮所用將官盡出舊鎮臣門下而舊撫臣之私暱皆人亦間有之雖有智勇而苟非其門下與私暱不用也雖有部推而苟非

其門下與私暱不留也雖其門下與私暱而苟非有厚賄重賂時常供奉即用焉留焉不久也各弁舍此一門別無進身之路而舍行賄一法別無入門之路不得不傾篋揭債以從之而一官到手又不得不剋軍扣餉以償之以此浚尅成風貪殘載道蓋遼左三十餘年深沉固結之病而近數年來其尤甚者也臣等痛知此病而亟欲除之先後抵任即首核正兵營原任叅將龔念遂科斂之罪立追賍銀數百兩還給各軍

而臣廷弼過鎮武堡因軍士遮告亦責追該將領千把總等還軍贓銀數百兩一時人心警惺望風解綬如右屯營遊擊李繼武鎮武堡遊擊李如梧復州叅將吳世爵俱相繼以病乞去臣等私惟李繼武李如梧舊鎮臣之家僮子姪也貪庸卑瑣不足以臼簡從事姑准放歸外其他幡然改過自新者臣等亦嘉與更始以觀其後而惟是奸險貪肆辱人賤行之流以及怙過不悛臃腫無為之輩如正安堡遊擊郭濟川遼陽

副將吳希漢復州叅將吳世爵淸河備禦周大岐淸河守備郭巍然其人者可容一日而不處耶郭濟川以賄賂出舊鎭臣門下由鎭靜堡守備而鑽歷今任舊鎭臣之力也吳希漢以姻親出舊鎭臣門下楊昶寨失事聽勘未結而營補協守舊鎭臣之力也吳世爵以門子從舊撫臣西來而見私於其長子遂以賤役洊躐叅戎舊撫臣之力也若周大岐於臣等嚴禁之後猶百計以侵牟而郭巍然自各軍告發以來竟一籌

之莫展則其怙過不悛而臃腫無為者耳臣等謹按各官劣狀在郭濟川則一認案子軍傅千等十名每名月認銀六錢四年共銀二百八十餘兩陳祿等証一占氊皮軍張得名等二十名每軍月認銀八錢歲認一百九十餘兩家人史得功收証一委官劉雲等領到軍餉每軍扣常例六分計軍八百名歲扣銀五百餘兩王士起証一占軍王六兒等二十名燒灰千餘石令本堡車輛裝送赴城蓋房車頭董豹子恐不敢言

又占軍薛三兒等二十餘人經年在家修工不赴營伍高天六証一夷人騎出翹家嶺堡官馬十四匹邊外未回押令各軍賠買完訖後夷人仍賠馬十四匹本官侵用楊秀豆才收証一令通事豆才等換夷牛二十餘隻每隻價止白中布五六疋不等及散與雙臺等六堡則索價銀五兩楊秀收証一將違禁鐵器弓面與軍人湯世傑等在馬市每次換馬三四十匹轉賣營利後復押換以致夷人喇馬氣等惱恨將湯世傑駕出

墻外七箇月贍行贖回本軍証一高准陸續撒
馬五十餘匹每匹要銀二十兩本官俵給軍士
朱慶二等指以打點名色每匹押銀三十兩侵
銀十兩入巳寫字王先等收証一因餉銀未到
令心腹旗牌楊世傑等每軍與七成銀三錢實
止二錢一分及餉到日計一千名每軍多扣一
錢九分入巳王祿等証一陸續買到撫夷官牛
三百餘隻本官以小牛抵換大牛令管家郭進
與湯世傑等牢殺貨賣每隻約得餘利銀一兩

入已、湯世傑証、一馬市撫賞、如夷人報箭三五枝、輙串通事閆世勳多報六七枝、希圖冒領夷賞侵用、外又每分索夷馬一匹、以致箭數較往年多增十倍蔣小龍張禮証、一高淮回京、當將監舍梁得才搊索東珠十餘顆、金子十二兩、綵銀一百兩、仍唆令妄攀客人陳近臺慌懼當將紬四疋綾二疋、杭紬四疋託王門子送收訖李元過証、一差旗牌任雲等、調堡軍二百五十名、在紅岩採草、裝運赴家被賊將張保兒等八名

毆死稱說架梁止報二名王景鑾等証一陞正安堡指送總兵贄禮科每堡銀九十六兩六堡共銀五百七十餘兩李成等收証一認月糧軍陳合馬等十五名每名月認一兩二錢計六箇月共銀一百八兩走市軍王三驢等八名每一市認馬一匹䌰疋錢孫顯牛等五名每錢月認一兩秦雄用上貢孫顯牛等証一正安堡領銀委官王雲奉等領到月糧每月索常例銀三十兩字識王名証此一臣也險詐異常贓私狼藉

而其大者尤在侵冒撫賞一事。蓋報箭初不滿九十枝。撫賞歲不過五千兩。自本官履任四年。而報箭至九百枝。撫賞至三四萬矣。始而本官教虜索討。以共分其利。久之虜被本官引壞。而益肆其求。至於以少報多。將無作有。而中間之情弊。尤難窮詰。所當革任提問正罪者也。任吳希漢則一軍餉領到。挨季照左右中後州兵義兵家丁。每哨要銀二十兩。惟前哨少要十兩。約計三百餘兩。字識楊志道過証。一所屬四十四

城堡該調鄉導撥夜八十八名半年一更每名常規銀一兩五錢約共二百四十餘兩杜管家過証一前哨千總李惟喬兼管五哨選鋒將查有力軍士賈虎等二百四十餘名假指馬小壓逼易換毋軍要驗馬銀一二兩不等陸續約共三百餘兩百總孫紀等過証一旗牌湯玉等三十餘名往各村屯假以收斂名色每旗牌先要五兩外仍候到屯月餘不拘收斂屯聚多寡復每名要家小銀十兩挨屯明追較虜尤甚約

銀三百餘兩俱楊志道過証一除東西邊臺不
筭其腹裏墩臺五十餘座一臺五軍每軍要銀
一兩每臺拿一名在城壓逼擡備共該二百餘
兩楊志道過証一發貨物散與門下有力旗牌
夜不收替作買賣未及月餘共交銀四百餘兩
旗牌同楊志道收証一三千營班軍一年一更
千總李惟喬除五哨應更外將選鋒內不應更
班左等哨有力軍士曲安羊等每名嚇銀四兩
約得三百餘兩夜不收曹攻二催送証一清河

等七堡每堡認柴木軍吳才興等一十五名約折價銀三百餘兩認炭價軍秦天麟等十名約納價一百餘兩燒炭軍邵祥等十名旗牌黃繼才管領在山不分冬夏燒炭裝運發賣除供用送入外約賣銀二百餘兩俱楊志道收証一每堡調軍金海等八名差旗牌陳國賢管領採木順水撐放至遼陽東智門外木場交與旗牌倪安發賣約四百餘兩拖木到河倒死屯民杜仲奎等牛八十餘隻負倍無訴各屯民証一壽日

中軍官十兩旗鼓千總各五兩把總各三兩各哨百總各一兩旗牌兩班各二十兩夜不收兩班各十兩併年節端陽中秋歲約三百餘兩俱楊志道送証此一臣也窮奢計熟谿壑情深而其大者尤在會夷豎碑一節蓋夷方阻貢以挾我立牌我卽立牌以求彼速貢自本官插血一盟而未定之界朝入虜中久稽之貢夕報闕上矣徒爲閣臣解道夷之嘲而竟以

中朝受城下之辱雖傳檄在撫鎭勸駕在巡道而

守道之力阻何以不聽所當華任聽原勘歸結
者也若吳世爵則頑童之餘臭猶存烈將之雄
風安在一任黟陽將夷參每一斤夷價六兩二
錢散各屯民每斤送銀三兩收回另又散與別
屯得銀六百餘兩管家張景收証一放屯民出
邊窩參回來每送銀一兩五錢一年陸續約有
四百餘人得銀五百餘兩楊朝相寇文德收証
一放軍民高桐子等三十餘名出邊窩參盡被
夷人殺死隱匿未報千㕘証一撒價二十兩買

糧屯民不敢受價出糶二百餘石碾米換貝參斥歲得百餘金屯民證一屯民佟志祥被草河守堡以抗拒修工呈到本官拷治索銀三十兩始免寇文德收證一草河白岩子住民高諾為姦情事本官索銀四十兩紬二疋張景王杲過證一礦徒葉少峯高長山劉華馮恩指王承武王滾杞榔等每洞每年指太監收銀五百兩俱張景寇文德收證一葦子峪安三打死李二本官索銀六十兩免詞沈景陽證一押買旅順等

六堡海味將屯民十四歲女逼賣見今告理未果郭丑子証一旅順木場二堡買鵰翎一百副屯民買辦不前將房地當買交官郭丑子催証一軍士騐馬一匹索銀二兩一年騐有百十匹得銀二百餘兩王六兒過証一各屯寨押買羊毛氈襪六七百隻每隻短值扣價三錢約銀二百餘兩陜分二証先是舊撫臣於原任帶來者如都司高光第皆以舍役扶作將官然猶聽其劾去而獨於本官縱愛護之不忍割嘗語鎮道

曰吾兒臨終時猶惓惓以本官爲言今見本官如見吾兒而不知兒之死本官與有力也蓋驍勇未見絕人而狐媚偏能惑主所當革任回籍當差者也若周大岐則歷任纔踰一載計贓已及千金一三十六年春夏兩季折色每軍月該四錢止各給銀四分計二箇月除攤官帳賔費外本官侵用銀約二百餘兩家人周平安張二漢收証一三十六年秋季折色餉銀四百餘兩派令委官任從周買紬段各物及令周平安兩

次取銀共八十七兩、當被任從周等告發原詞
証一挾要把總石應璧還庫銀五十五兩、把總
趙元伯銀三十兩、各官親証一、冒請逃軍錢糧
齊彥羣等一十二名、將見刑軍士樂回奴等項
充過堂侵餉入己、至今未獲一名、劉宗証一、占
使操軍劉壯二等七名、往庄耕種、羅九英等十
五名燒炭、王青等八名打魚、符旺二等十名圍
打狼麞、毬拾鵝兒等物祭天、叔等十名採取榛
子、糾價開仲一等五名縱皮賈文德等六名織

纓子巾帽、歲約得三百餘兩、各軍供証、一索倉官劉惟一、鹽糧規銀十兩、武定國屯糧規銀五兩、商人黃慈等鹽規十六兩、青布一塊、李國梁等時估銀十兩、俱周平安收、証一平虜堡達賊入犯、撥兒未時報到、本官在衙驗馬、索要常例、至戌時分、方始出城、遂悞追賊、石應璧等証、一科派軍餉、置辦程贐節儀、交納地方官員、及以節令生日、科收規儀、歲討二百餘兩、張二漢等証、一假意封銀數兩、與附近八屯、夏季買麥、秋

季買糧屯民不敢受銀各斂麥二十餘石糧八
十石交進劉苟二收証一縱令家人周得功日
領軍士曾汝敬等十名出境捕魚軍士李元日
帶網戶崔昂等二十餘名打圍不休跑損馬匹
各軍怨聲不敢言喘董玉等証自臣等入境三
令五申人知斂戢竊意夙弊可幸一新而周大
岐以一厶麽備官獨悍然肆行而不顧蓋至石
應璧等之告訐初與對移猶覺口硬及各軍一
一面質而本官乃赧然無一語以應也蓋軀幹

雖有可觀而操持已至大壞所當華任回衛聽理者也若郭魏然則舉動已謬於到任之初而肘足竟窘於被訟之後一指買官參科剋閻管軍士孫海二等七百餘名每名銀一兩共銀七百餘兩高繼武証一指謁見索要𨖚場等七堡守堡齊國治等七員每員銀二十兩各堡管証一下馬巡歷每堡索軍銀二十兩共銀一百二十兩軍人高得水等証一差旗下郭勦郭存等指稱督陣每軍索銀二錢約銀一百餘兩周方

徐承祖等証一今家人郭根將米豆壓散堡軍每米一斗要銀一錢二分豆一斗要銀八分共銀二百餘兩家人郭根收証一將稅監及游客所散皮金手巾香扇等物轉散軍士孫海二等七百餘名指一科二除打發前項人等外仍尅落百金入已各軍証一撒散屯民參銀一百兩買楝參二十斤每參一斤屯民外添銀五兩串担子何二等証一索要營軍趙打二宋志名等堡蜂蜜麻菇木耳乾菜等項數千斤除自用送

人外歲仍賣銀百餘兩王仲義等証一散銀三十兩與一堵墻馬根单散羊峪三堡壓買豆二百四十石徐景成等証一指買
上用參斤發價八十兩散與張守禮等衆軍民挾添銀四百四十兩買參四十五斤徐景羊等証一將低銀二百兩壓借與軍士趙伏于尚功等二百餘名毎名要本利銀二兩共銀二百餘兩劉天祿等証當其爲部下所告該道念紀綱所在漸不可長亦姑曲全之而猶意其才氣尚有可

用後臣廷弼以勘地至其境見其人龐然一大物而卑趨之態短後之服顧不類一將官舉動者及臣親詣張其哈喇佃子而本官又畏虜如虎屢沮臣行而臣不聽也蓋號令既不行於衆軍而心膽復盡折於強虜所當革任回衛示懲者也臣等竊惟從古名將多出襄平即弘嘉之際如韓楊諸將代自不乏而今何寥寥也總由三十年來求將必出一門用法唯憑一路剝軍而鑽附者顯榮恤下而自守者擯斥卑汗尾

瑣者喜其順已而引之以爲私能勇足智者惡其偪已而去之以獨專所以貪庸得氣雄傑銷䰟求不肖以處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扼腕方今地方緊急需才正殷將領廢閑之中可伏緩急者不可謂其無人臣等亦不敢濫及謹擇其才勇夙著而堪以急用者如原任海州叅將王紹芳滿腹五兵而宿將共推其謀略原任開原叅將令起右翼營遊擊曹文煥橫身一膽而悍虜每問其起居原

任正安遊擊李向日潔守練才而撫夷之恩信素著原任錦州遊擊陳九圍虎頭猿背而禦虜之權術更優原任都司王汲智慮精詳而兼粹白無瑕之守原任錦州遊擊張昌胤德器恂謹而負疏通不滯之才以上才品雖人人殊而試與吳希漢李如梧輩相提而論其賢不肖相去不霄壤懸絕哉然皆借他事以去之而內如王紹芳器格才猷居然有大將風無論各道同舌亟薦即詢之諸將虜無不賢知先人者而語及

紹芳輒人人謝以爲弗及也兩任海瀋所至有
保障功而至今人人願更得以爲將也前按臣
康丕揚人品雖犯公評而此薦寔合輿論若以
舉主之故而槩及所舉之人當此乏才之日有
一魁然者而不肯爲錄用人其謂臣等何臣等
其謂遼事何臣等又惟今日全才最難惟用其
所長而護其所短則人無弃才而事有底績開
原叅將張應种精詳老練久歷行間顧其才獨
優於整飭戎伍而責之衝鋒陷陣之事或非所

長瀋陽遊擊傅元勳忠實謹愼舉動無過顧其人獨宜於稍緩地方而處之以肘腋夾虜之衝亦終見短今猛虜糾聚於西奴酋睥睨於東開瀋兩路介處其中間而以二臣當之非所以爲地方計亦非所以爲二臣計也查得右屯營自李繼武莅事以來廢壞已極若以張應秫居此必能起廢修墜而營壘一新之効而開原須一膽勇爲虜所以憚亦無以易曹文煥也鎮武堡自高平大創之後邊垣稍緩若以傅元勳居

此必能截長補短收鉛刀一割之用而瀋陽須一謀勇為東西可倚仗者無以易王紹芳也寧遠扼西南之要非英勇能戰者不足以當之而鎮西備禦管遊擊事劉世傑可使也正安當撫夷之會非廉潔有守者不足以任之而原任正安遊擊李向日可使也清河密邇夜酋最難駕馭非才勇有機用者未易辨此而陳尤闓可使也鎮江自棄新地患且震鄰非謹敏有幹濟者不易了此而張昌胤可使也若復州則地在腹

衆稱腴矣法當用廉仁之將而王汲可使也若右翼營則嘗從總鎮征戰矣法當用新銳之將而懿路備禦胡國臣可使也若蒲河懿路鎮西各備禦則取諸中軍指揮中之屢薦而堪用者如分守道中軍楊茂都營前道中軍祖天壽復州衛指揮劉顯祖皆可使也以上各官皆臣等與地方諸臣反覆商確爲地擇人必其人之可以居此者而後以其地付之內如右翼率領大軍固需勇將而開原孤懸一面尤藉宿威況當

寧酋狂逞之時必用曹文煥以服之虜方畏憚而清河迫近虜穴近自奴酋驕悖以來此地最爲要緊無事則講析逆謀有事則相機堵截臣等察諸將中斷非陳九圍不可用者方今遼鎮西警東虛急在擇才似難以例薦及解任久近相拘也獨有遼陽協守一缺遍查諸將資望若無相應者夙將中僅一祖承訓而其人已老矣不能復用矣正咨嗟躊躇間適鎮臣杜松以一揭至爲薦舉驍將事內稱原任延綏總兵趙夢

麟於二十七年被論聽勘迄今十年未結及查
本官先於二十四年任遼東前屯協守副總兵
威名大著而寧前一帶諸酋怗服要將本官以
副總兵職銜起用隨帶畜養精健虜漢丁五
百餘名駐劄廣寧有事東西應援截殺得以展
其勇略又見任延綏寧塞營叅將李懷信廉勇
超羣征倭有功本鎮皆任延鎮本官跟隨勤勞
奮勇敢先今已歷俸四年堪以陞調副總兵以
上二官本鎮素所具知若舉薦不當願甘連坐

等情具揭到臣臣等得之喜不自勝夫惟廉勇而後知廉勇臣等雖不識李懷信知鎮臣則知李懷信矣而趙夢麟則歷塞中後所義州前屯四任而恩威大著英風偉略令邊人言之猶赫赫若昨日事也近來為協守者地以人衰而非有舊望不足以服將吏之心人為虜輕而非有威名不足以懾羣胡之氣況當東虜叵測之會我軍單弱之時而藉此內丁以脊捍禦尤於河東大有裨益是趙夢麟當亟以副總兵職銜

起補遼陽協守或用李懷信加陞副將以補此
缺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郭濟川吳希漢周大岐郭巍然革任回衛吳世
爵革任回籍內郭濟川仍行臣衙門提問吳希
漢仍聽原勘結正施行遺下員缺如寧遠營右
屯營鎮武堡各員缺將鎮西堡備禦管遊擊事
劉世傑開原參將張應種瀋陽遊擊佟元勲各
照見銜調補協守東路副總兵員缺將原任延

綏總兵趙夢麟以副總兵仍帶府銜起補或將

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陞補開原員缺將原

任參將今起右翼營遊擊曹文煥仍以原銜改

補其右翼員缺則將懿路城備禦胡國臣陞補

瀋陽正安清河鎮江復州各員缺將原任海州

參將王紹芳正安遊擊李向日錦州遊擊陳九

國張昌俶都司王汲各照原官職銜起補中後

所員缺應將近日部推原任都司僉書管義州

參將事李繼脩起補游河備禦員缺將定遼左

衛指揮僉事楊茂都鎮西備禦將復州衛指揮
同知劉顯祖懿路備禦將寧遠衛指揮僉事祖
天壽各陞補則將領得人而邊疆有賴矣臣等
一疏之中陞調起用者多至十數人誠惴惴焉
不勝越俎之懼但念員缺委多不得不補才地
委不相宜不得不調諸附將委以才勇久屈不
得不起用且本鎮有人不必借才於異地而邊
報日急更難乞水於西江事勢所至不得不然
今本兵因曾撫遼者地爲舊地人爲舊人其於

緩急當否必有知之極深而諒臣等之萬非獲
已者當不待臣辭之畢矣緣係糾劾貪庸將領
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𢘿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論哈流兎捷功疏

題為飛報捷音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

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illegible]思題為

聖武浩昭捷音疊奏乞定敘賞之例特

賜申明以一法守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覆今後

凡遇大捷督撫一面照常作速具奏獲功將領

御將首級首從及領兵千把總部下雜丁願陞

願賞造冊呈報巡按御史驗閱巡按本內明開

出巡某處某日據某將官造送驗功某日驗閱

已實功級是否真正首從人員是否正身或陞
或賞是否情願逐一註於原冊之內辨驗首級
既明十日之內即行具奏勘議首從及應陞應
賞官軍既定即另造印冊半月之內具奏等因
覆題奉
聖旨是賞不踰時乃能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覈
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失實
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即辨驗
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

著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參治欽此移咨備劉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兵科署科事刑科左給事中徐成楚題爲虜聚可憂邊警屢至懇乞

聖明嚴飭文武將吏及時修備以圖實效事該本部覆議各鎮堵殺有功督撫一面據實奏報按臣一面即行查勘務要分別功罪上細詳明俟勘劄一到即依期回

奏固不宜稽遲以滋弊亦不可忽略以失眞等因
題奉
聖旨這所議便行與各總督撫按着實遵行欽此移
咨備劄欽遵訖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臣巡歷至遼陽地方據總鎭標下管坐營中
軍遊擊事都司崔吉火牌報稱本年十二月十
六等日節蒙撫鎭幷准寧前道牌案手本准蒙
總督軍門咨牌節據馬蘭路參將張鳳祥稟據
尖哨撥說抪漢兒達子不曾進邊今在死爵班

拾柞兒屯聚來暈大等換了好馬共七萬餘騎十五前後在喜峰東西進搶又據西路協守副總兵楊元吉報稱挿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搶遼東寧前來暈大帶領三萬犯搶喜峰又據薊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兎等共謂十萬明說犯搶廣寧暗說進搶喜峰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聚等候黃達子到來於十一月二十前後犯搶前項地方隨該軍門看得東西來暈大等沿邊

窺竊未一創懲故益肆猖獗糾合東虜大舉入犯建昌河流口地方當即拒退據報未散無非再圖一逞若該鎮厲兵秣馬聲言直搗各酋巢穴彼必急回自顧可立孤來酋之勢而薊鎮又可得相機勦處以彰

國威犄角牽制又蒙兵部題稱遼鎮若能募集敢死士萬人從外邊山後搗其巢穴則東虜狼顧薊賊必潰先聲奪人貴乎神速此遼之撫鎮所當急圖者也有鎮守杜總兵挑選戰兵陸續西

發於二十一日統領單職等官軍丁夷起行又
蒙巡撫李都御史差原任備禦宋國賓齎銀伍
百兩隨營犒賞三軍鼓舞士氣寧前兵備馬副
使整點兵馬督發征戰户部何郎中給發行糧
士飽馬騰鎮守杜總兵懸賞銀牌以示激勸遂
乘程前進二十三日馳至連山驛分布一字陣
中嚴號令差官解寬謝大臣等齎執紅藍旗監
督正兵各營路旗鼓千把總史光裕王澤等統
領精壯家丁内兵降夷降倭三千名并撥前塘

傳探直搗巢穴攻其必救以解聚犯鎮守杜總
兵帶領見職新岸官李明元羅孔時等齎執藍
旗催督署左右翼營原任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及調各營路副總叅遊等官李芳春等各官兵
爲二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
日未時分從寧遠中左所長嶺山堡平山臺出
境馳至地名哈流兎離邊二百五十餘里前賊
知覺眾放煙火吹掌㕑纛聚集精兵執打坐纛
擁衆迎敵喊聲震地鎮守杜總兵督兵前進激

賞銀牌復申號令嚴諭三軍當効死力以報

朝廷之恩以報河流之讐我兵奮勇勦殺衝斫數陣賊見勇猛敗遁滕山我兵乘勝追殺赶至巢穴在陣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夷器等件於二十六日子時進境等因稟報到臣卽牌行分巡道嚴行查勘續於三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又據推官將前項首級差官劉恩呈解到臣該臣隨出白牌嚴諭獲功人員有割取漢屍抵充虜級以女作男以幼作長臨驗彼此轉

換希圖重復混冒及仵作狥私將老幼首級妄
報長壯、併將首級有灸疤網痕者、報無疤痕、查
出、俱依軍法綑打問罪、於初八日、臣公同分守
遼海東寧道右參政謝存仁、於都司衙門、將各
首級、從公細驗、得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內
秋克太斬賊首瓜兒兎恰首級一顆、阿都害等
斬餘賊首級一百四十五顆、俱皆長壯、並無疤
痕、亦無婦女、及審首從人員、俱係正身、所獲、達
馬五十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夷器等

件聽督撫分發應陞應賞等項已經案行分巡
道查覈候督撫會
題部覆行臣覈實俟勘劄至日依期造冊另行具
奏外據本年正月初四日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
西按察司副使馬拯稟爲夷情事內稱廣寧大
兵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中左所二十四日宿
長嶺山堡兵馬夜闌出境勦殺拱兎營內㺚賊
一百四十六顆已經稟報外爲照夷酋拱兎原
係款和夷人今既殺他㺚子誠恐結連犯搶情

由到臣、臣聞拱兕於諸酋中最强、顧其人可以理諭而不肯輕動、但一動而其兇悍遂不可制、自寧前撫賞以來、沿邊部落零星小竊歲時有之而本酋自家近頗安靜、與他酋之朝受賞而夕搶掠者不同、今既被勦、勢必復讐、寧前單弱、勢必難支、該道深憂苦慮、愁慼向臣、血淚欲墮、臣爲之惻惻心動、但拱酋者插漢之屬也、於寧前雖爲款和、而於薊門實爲助逆、督撫叙疏謂其受撫於東、助逆於西、而比之於附他犬以吠

主非不知其款和於遼而邊鬨此釁也是時急

在薊門以速解

京師肘腋之危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暫收寨上眉睫之効兵部有議軍門有咨撫鎮計定而後行非該鎮輕舉妄動而好逞於一擊也身提重兵深入虜境唯敵是求何分款逆虜既已整兵而來我豈得按兵不動慮不及領勢不並存勦殺之外更無別法亦非該鎮可以欲手時也以寧前之極敝而復加強橫忿恨之虜該道之憂

在生靈而該鎮不必過起嫉功之疑以遼左之積弱而忽振張皇克詰之威該鎮之功功在封彊而該道亦不必過執啓釁之説爲今之計唯有亟行叙録以鼓將吏敢戰之心嚴加防禦以捍地方蹂躪之患鎮道同心文武協力共圖所以待虜之策而已矣近據遼報東虜頭目燒大成把兒台吉等因搗巢之恨會合來靠大等共選精兵萬餘在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西一帶地方報警又據走進回鄉人口稱有近

邊住牧屬夷兀魯孩厮等酋、因裏邊兵馬搗巢、殺他迯子、各將部落牛馬北移、仍調人馬四五萬、進在二十前後、犯搶寧前地方、報讐等情、據此是該道不幸而其言驗驗且速矣、夫以綏薊之故、而忽開遼鎮之兵端、以來蟒二酋之故、而盡失東虜之款志、來酋之勢未見立孤、而反益速其合、東虜之情未見內顧、而乃更觸其兇、三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處先虞剝膚之害、此在老成籌邊者自有成謀定畫、非臣愚蒙所能測

識但當此胡騎東紛西擾之際正是文武同心戮力之秋而二臣者各因公事竟成私怨大開痕迹頗費調停虜方飲馬於長城我則操戈於同室疆場之事亦復何賴此臣之所以日夜深憂而莫必其後者也舊例臣衙門驗功十日之內止於具本題

知今二臣既有異同之論漸成水火之形而醜虜又有報復之舉人情洶洶大可危慮臣亦何敢第循故事而不據實以

闕伏請
明旨爲地方解紛排難耶伏乞
勑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嚴諭該鎮總兵杜松該道
副使馬拯務以封疆爲重虛心平氣彼此目前
所以待虜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以誤
國家大事使今日一場功勞爲異日一番罪案則
二臣幸甚遼左幸甚再照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邊方士卒非我孝子順孫有賞則勸遲賞則速
勸此自人情之常遼兵十數年來不敢言戰一

且有哈流兎之捷各軍沾沾然遂矜爲奇功若以十數年所未有者而我等一旦得之必可朝驗級而夕受賞矣其望報之速蓋如此而不知部覆行勘勘覆行賞

恩出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也近者撫臣以衆志難拂銳氣難沮不得已從權量借以少答其望而宻開軍門又有謝遣各軍似有必得金賞而後肯出門之意夫古人仁義之師固有不待賞而勸者

此在該鎮當勉三軍以大義必俟月餘以存
朝廷勸賞之法而至於虜衆報讐旦夕且至仍是
舊將舊兵用命之日所以使之鼓舞感奮而再
收無前之績者亦存乎激勸之早耳此則
廟堂之事非臣所得言而軍中有此情景不敢不
以併
聞者也緣係飛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